

如何把佛法分享給更多的人

賢 超

一些在家居士學佛有所心得，開始不滿足於自己受益，便有了把佛法分享給更多人的想法。比如，勸說身邊的人吃素、念佛、誦經、持咒。同樣的分享，有的人立竿見影，有的人卻屢屢受挫。

影響身邊的人，是分享佛法的第一步，靠的是「實踐力」。因為身邊的人經常在一起，長期接觸互動，相互知根知底，只是講講道理，看不到實際行動，是說服不了他們的，所以很多人學佛之後受到的第一個教誡就是：做好自己，行勝於言。

一個人的日常形象是日積月累形成的，改變起來談何容易，豈是一日之功？道理可以短時間內速成，習氣卻是長時間養成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改變自己就像給自己動手術，沒有痛改前非的反省，沒有堅定不移的決心，怎麼下得了手、動得了刀呢？

影響陌生人，是分享佛法的第二步，靠的是「公信力」。陌生人接觸不到你的日常生活，你也無意把陌生

人拉進自己的生活圈子，他們看到的不是你生活中牙膏怎麼擠、拖鞋怎麼放、筷子怎麼拿、鬧鐘怎麼上，而是你的公開言論、社會地位所形塑出來的形象。影響身邊人的方法，套不到陌生人的身上。

一個人的公眾形象，更不是靠簡單的當個好人、做點好事就能塑造起來的。一個人的公眾形象和日常形象是兩回事，有時甚至落差極大：一位在網上愆天愆地、氣勢洶洶的鍵盤俠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一位和藹可親、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，反之也有。

又如一個在家人學習佛法學得再好，甚至講法講得比出家人還好，也很難像出家人那樣受到信眾的廣泛認可。因為出家人的功德主要體現在其清淨離欲的生活方式、被清規戒律所約束的言行舉止，這些讓人自然而然產生信任感。「出家人不打妄語」這句話雖然有些濫被用濫了，但是確實反映出人們對出家眾認可自然形成的一種公眾形象。

在向陌生人分享佛法的時候，在家人吃虧的地方主要要在宗教身分上面。試想，一個穿著與眾人一樣，又不受戒律制約的在家人，就算自己擁有滿腹經綸甚至真修實證，沒有外在的形象作為支撐，如何取信於人呢？

很多時候，人微言輕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一個出家人即便講的佛法樸實簡單，仍然可以讓很多人產生歡喜，並非他講的佛法高深玄妙，而是他的真誠態度和出家人身分，讓人產生恭敬之心。這時他不管講什麼佛法，聽者都很歡喜。也可以說，歡喜來自聽者自身的恭敬之心，而不是直接來自佛法本身。

在家人既然不具備出家人這樣的宗教身分，要想獲得眾人的信任，可以依靠社會成就，與佛法修為並進，這時，他自己就算只有一點簡單的佛法體會，也能夠影響很多人，幫助很多人，因為他們獲取別人信任的成本很低。打個實際的比方，馬雲為佛教說一句好話，比普通在家居士說一萬句都管用。

歷史上很多大居士都有顯赫的身分，傑出的成就，在家人如果真心想為佛教做一些實質性的貢獻，身分和成就是必不可少的，並非簡單學學佛法就可以。

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大居士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，也是之前苦心經營、擇善執著追求的長期結果。吃了苦中苦，方成人上人，因為他們異於常人、超於常人，獲得

普通人的信任甚至推崇，便不足為奇。

因此，只要用對方向，付出與收穫是成正比的，在家人和出家人有各自的本業；本業是自己的核心能力，就像一棵樹的主幹，其他能力就像樹的枝條。枝條依賴於主幹才能成長，沒有主幹的有力支持，枝條的過度繁茂，反而會導致整棵大樹的傾覆。

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創所所長 蔡彥仁教授逝世

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創所所長蔡彥仁教授，於七月二十四日因肺腺癌病逝。蔡彥仁教授為美國哈佛大學宗教學系博士，原任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，於二〇〇〇年成為政治大學的宗教研究所所長。

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是臺灣公立大學中最早和唯一的宗教研究所，該所的籌設創立，蔡彥仁教授是主要推手。蔡教授是臺灣的公立大學中，宗教研究的重要先行者之一，除了個人的西方一神教相關研究外，他長年擔任該所所長，也與各宗教團體合作，帶領所內進行各宗教領域的研究開拓。

蔡彥仁教授的專長為宗教理論和比較宗教，對於猶太教傳統、基督教傳統均有涉獵，在《台灣宗教研究》、《法鼓人文學報》、《新世紀宗教研究》均有發表論文，著有《天啓與救贖：西洋上古的末世思想》。